

唐人律诗精华



林东海 选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东海
选释

唐人律诗精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人律诗精华/林东海选释.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ISBN 7-02-003459-4

I. 唐… II. 林… III. 律诗-作品集-中国-唐代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195 号

责任编辑:宋 红

责任校对:宋 红

责任印制:周小滨

唐人律诗精华

Tang Ren Lü Shi Jing Hua

林东海 选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59-4/1·2626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在世界的文学里,在文学的世界里,中国诗歌历史之悠久、诗人之众多、作品之宏富、艺术之高超、影响之深远,是无与伦比的,端的是名副其实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屹立着一座横空出世的高峰,那就是引人瞩目令人景仰的唐诗。唐诗以其深邃之意境、精湛之技巧、广泛之题材、完备之体式、华美之语言,构成诗史上的金色昆仑,至今犹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自《风》《骚》以还,诗体屡变。至有唐一代,可谓众体胥备。宋严羽《沧浪诗话》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其所勾勒的演变轨迹,虽不无疏漏,却大体近是。唐代诗体,名目繁多,有齐言杂言,有古体今体,约而言之,则有散体律体。诗人之于诗体,既有继承,亦有创新,各取其所宜而用之,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唐代众多的诗歌体式中,最严格、最完善、最和谐、最美丽者,应数律诗。

“律诗”之称始于中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诗家或本元稹此语,将律诗之创造,归功于沈佺期与宋之问,失之偏颇矣。须知在中国诗史上,一种诗体之形成,往往经历漫长的过程,由渐变到突变。律诗是构筑在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一种诗体,胎于魏晋,化于齐梁,成于隋唐,经历了漫长的由量变

到质变的律化过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云：“自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佺期、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其语本《新唐书·宋之问传》。）正指出其律化过程之长，然最后定体却非出于沈、宋个别诗人，而是成于一代诗风中之诗人群体。

律体之成型，大体有四定，即定字、定韵、定对、定声。定字乃由杂言趋于齐言。自《诗经》、《离骚》至汉代乐府，严格说来，属于杂言体，汉末魏晋以后，渐趋齐言，或五言，或七言，一之以终篇。定韵乃由转韵趋于连韵。上古诗文，类皆用韵，或句句韵，或隔句韵，或句中韵，或句尾韵，或换韵，或连韵，迄无一定之规；至魏晋六朝，渐趋向隔句句尾连韵，通篇一韵。定对乃由散行趋向骈俪。汉字单体单音，不仅便于齐言，便于连韵，且亦便于对偶。所以自先秦以来，行文作诗，多有偶句，六朝更加上声律之排比，于是出现骈四俪六的韵文体，即所谓骈文、四六文，其影响所及，便是诗中偶句的增多。定声乃由声气趋于声调。诗之音声节奏，汉魏古诗重在声气，文情语意，一气流转，自成节奏。即锺嵘《诗品·总论》之所谓“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多暗合于无心，而非出于意匠。自齐、梁以后，始有意以声调为诗，将魏晋以来对于声韵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诗作，讲究四声，回忌八病。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之所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并进而将四声八病化为平仄二元，介入双音节音步之中，使之流转对应，从而构成抑扬顿挫的声律。律体之四定，也可以说是律体的四大要素，而其中平仄声律则是律体之支柱，也是律体最后定型的关键。

律化过程中的四定，有的在先，有的在后，有的自然，有的自

觉。汉魏古诗,基本上已完成定字与定韵,即大都齐于五言,叶以隔句韵,至永明新体诗,始讲究对偶,注意声律。对偶随着骈俪之风的盛行,运用于诗作者也渐多,但诗中对偶之定位,在四定中最为灵活,不如定声之严格。在律诗中,一般以中二联为偶句,然亦颇多例外,或各联皆对,或通篇不偶,无严格之定位。古诗声气流转,出于自然,新体声调叶和,属于自觉,正如清阮元《文韵说》所云:“休文(沈约)所矜为创获者,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自觉以声律入诗,从永明新体到隋唐律体,有一个由繁到简,由宽到严的过程。由平头上尾等八病之说的消极避忌,到四声化为二元之平仄的积极调叶,是简单化了;而由一句之中音步平仄的叶,一联之中平仄的和,到两联之间平仄的粘,则是严格化了。永明新体诗,只注意两句平仄的叶和与照应。照应方式不一,体式即繁,由繁而简,因有粘法。至律体定型,始完成两联之间的粘缀。因此,可以说,声律的粘缀,是律体定型的重要标志。

律体句数之确定,取决于粘缀。少则两联,称为绝句(律绝),多至百韵,统称排律(长律),而一般听说的律诗,则只限于四联八句,即所谓粘缀“双备”。董文焕《声调四谱》云:“四句全备而后成篇,名曰绝句,为一体。盖诗之小成,言平仄之单备也。因而重之,则成八句,每联两用,皆有偶而成篇,名曰律诗,为一体。盖诗之大成也,言平仄之双备,而各得其偶,非孤行之可比也。过此以往,则多寡无定联亦无定数,则统为长律而已,此又绝律之定式也。或问四句既单备矣,何以又必双备?曰:此所以申粘法也。三二句之粘明矣,而五四之粘则实以首句联四句,故必八句双备而后粘法乃大备也。此所以定为四韵也。”因此,广义的律诗,实包括两韵律体绝句(不含古绝)、六韵或八韵试帖诗,以及长篇排律;狭义的律诗,即指四韵(首句可韵可不韵或用

邻韵,略而不计)八句之律体。律诗也称今体、近体。方回《瀛奎律髓·序》云:“律者何?五、七言之近体也。”本编之所谓“律诗”,正依此例,只录五、七言近体,绝句、长律(排律)不与焉。

倘以律诗之体式求其合作,实滥觞于六朝。信手拈来,即是一例。如梁庾肩吾《侍宴景阳楼应令》诗:

沐道逢将圣,飞觴属上贤。
仁风开美景,瑞气动非烟。
秋树翻黄叶,寒池堕黑莲。
承恩谢命浅,念报在身前。

通篇除七句“谢”字拗,对仗平仄基本合律。然而这只是一种偶然暗合,或者说只是平仄照应的一种永明体式,而非如后来律体固定的粘法。永明体中的这种格式,在六朝诗中不难找到。此式视为律诗不可,视为律诗之滥觞则无不可。至隋末唐初,始注意粘法,诗中律体粘法渐多,从王绩到初唐四杰,验其所作,并非全部合律,然合律者比例之多,似足以断言其非“无心”,而是“有意”为之。因此,可以说,五言律诗成于“四杰”,而七言律诗则成于沈、宋。然只是以“四杰”、“沈宋”为标志而已,并非定其首创之功也。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所云:“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初人研揣声音,稳顺体势,其制乃备。”就是说,自永明至唐初,始完成全部律化过程。

清刘熙载《诗概》云:“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可见律之为体,严于法,而和于声,与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律体初成,多用以拟乐府旧题。五言律如卢照邻之《关山月》、《刘生》等,七言律如沈佺期之《独不见》、《龙池篇》等,类皆协律之作。所以清汪师韩《诗学纂闻》云:“七言律诗,即乐府也。《旧唐书·音乐志》载《享龙池乐章》十首:一姚崇,

二蔡孚，三沈佺期，四卢怀慎，五姜皎，六崔日用，七苏颋，八李义，九姜晞，十裴璣。十人之作，皆七言律诗也。沈佺期‘卢家少妇’一诗，即乐府之《独不见》。陈标《饮马长城窟》，亦是七言律诗。”律诗之与乐府的这种血缘关系，至盛唐犹存，如李白、杜甫之《塞上曲》、《塞下曲》、《前出塞》、《后出塞》之以乐府旧题作五律是也。

清吴乔《围炉诗话》云：“五七言诗皆不离古诗气脉，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也。”声律太谐，易失之滑；格律太严，易失之板。故唐人之为律诗，多注入古诗气脉，使之谐而不滑，严而不板。被严羽《沧浪诗话》推为七律之冠的崔颢《黄鹤楼》诗，便是颇有七言歌行节奏之作，其于平仄声律亦稍放松，亦古亦律，故声气俱足，浑然天成，真乃千秋绝唱。其前沈佺期之《龙池篇》“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其后李太白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三篇同一机杼，气象雄浑，体格超拔，似皆得力于古歌也。此乃律中夹古意，更有以古为律者，虽合律调，而通篇散行不对，且语近古诗，半古半律，是律之变体。李太白之《夜泊牛渚怀古》，孟浩然之《晚泊浔阳望庐山》，虽为五律，通体不对，味同短古，是律体之不离古诗之气脉者也。

律诗成于唐，亦盛于唐。《全唐诗》中五、七言律诗约占全数五分之二，可谓夥颐！其盛可知。然有唐一代，以诗名者未必以律为尚，就盛唐之大家名家而言，诸如李、杜、韩、柳，乃至王、孟、高、岑，其以律之成就为高者，惟杜而已，且杜之律诗，就数量而言，约占其诗之半，并非独擅此道，然却以律体影响为最大。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此语非虚。诗律之细，以杜甫为极至，体式之全，亦以杜甫为赅备。杜甫堪称律体之集大成者，有绝句，有律诗，有排律，又有其所创制之组律。在“杜武库”中，刀枪剑戟，样样齐全，端的是集其大成。

然而物极必反,细极而求粗,严极而求宽,故律诗之变,亦自杜甫始。有所谓“吴体”,有所谓“拗体”,有所谓“变律”,皆所谓变体。其《白帝城最高楼》“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首尾两联以古文之音节句法变律,打破音步平仄规则,是拗体的代表作。以其能正能变,故能立宗开派。大历宗其正,钱起、刘长卿之整饬,是承其正。然体正而骨弱,以切断乐府古诗气脉之故也;元和以后承其变,故一源三分:险怪一派,引出韩愈、贾岛;平易一派,引出元稹、白居易;细密一派,引出李商隐、温庭筠。至如杜牧抒情之潇洒,许浑吊古之沉郁,亦无不自杜甫之流波中得到沾溉。晚唐杜荀鹤之以律体写乐府题材,似亦受到杜甫即事名篇乐府精神之影响。终唐之世,风流未末,影响所及,至于赵宋。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无不瓣香杜甫,即所谓“一祖三宗”也。

律诗虽是建立在中古时期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一种诗歌体式,然而进入近古,直至当代,未尝废弃。所以然者何?揆其情由,大致有四:其一、语文分体。我国文言与口语,向来同归而殊途,即如近世之提倡语体文,亦难完全统一,犹有书面语与口头语之分。故近古语音虽变,而中古音律犹能相传保存;其二、方言惰性。由于小农社会,地区之间人际交流少,故地方语言多具惰性,变化极慢,至今南方有的地区仍保存中古语音,方言中多有“入”声,四声依然是平上去入;其三、科举试帖。自唐以来,历宋、元、明、清,各代科举,经常加试律体,即所谓试帖诗。故习举子业者,无不善律,童子亦多以律诗发蒙;其四、格律完美。律体之字数、韵脚、对偶、声律各要素的有机结合,构成诗歌最完美的格律。诗律之变,大都离不开诸要素,读者固可以欣赏其美妙声律,作者亦可借以作为变化之基,如填词者必以律为借鉴。由以上四端,可知律诗之所以不因时变而废也。文变染乎世情。宋

之词,元之曲,皆以时变应运而生,然均祖于律诗,自元而后,律、词、曲并行于世,可谓祖孙三代同堂。是以自唐而下,代各有选律流行也。

历代诗歌,其流传之久流行之广,实无过于唐诗。倘将唐代前后诗作合选者除外,仅录唐诗之选本,自唐之今,近于千数。唐开元中集贤院直学士孙季良即选当代之诗曰《正声诗集》,今之所知,为唐诗第一选本。自唐、宋、元、明、清,至于近代,代各有选本行世。所选范围,或以时,或以人,或以类,或以体,各有所好,各有所宜;其所选诗作,或注解,或笺疏,或评说,或圈点,各申己见,以导读者。文以代变,选随时迁。一代之选有一代之标准,一派之选有一派之倾向,莫不以时代与选家为依归。如唐选之重初盛,宋选之重中晚,明季之重盛唐,清初之并重,各代选本,不独于论评中见其观点,其所选录之标准,亦无不折射出斯世斯时之思潮。

唐诗选之以体,宋人重绝句,元人重律诗,以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方回《瀛奎律髓》(含宋律)二书为代表。此后受科举试律之影响,律体之选渐多。只就律诗计,即有明之王行《唐律诗选》、何乔新《唐律群玉》、蔡云程《唐律类钞》、方介《博选唐七言律诗》、高廩《唐律探骊》、田艺衡《唐七律选》、张玉成《七言律准》、谭宗《近体秋阳》、阮旻锡《唐七言律式》,有清之吴绮《唐近体诗永》、顾有孝《全唐近体诗钞》、王隼《唐诗五律英华》、毛奇龄《唐七律选》、黄祐《唐五律七律选》、何焯《唐律偶评》、王熹儒《唐七律选》、顾安《唐律销夏录》、曹廷机《唐律选评》、季学锦《唐律选》、李怀民《三唐五律诗选》、张世炜《唐七律集》、曹毓德《唐七律诗钞》、贾振元《唐诗近体》,等等,无虑数十种。而近现代唐律选本却罕见梓行,当是帝制推翻,试帖亦废,而小说、戏曲盛于诗文,诗亦流行西式白话自由体,故不复重视律诗。“文革”之后,

旧体诗词崛起，争胜于诗坛，于是律诗复被重视，因有上海孙琴安兄八十年代末出版之《唐七律诗精评》及九十年代初出版之《唐五律诗精评》二书，盖亦风气使然也。

此唐律精华选本，自亦是在重振律诗重评律诗之社会风气中产生者，故其旨在评估与借鉴律诗如何将健康进步之思想与和谐完美之艺术相结合，以促进新时代诗歌之发展。据此宗旨，举凡具有深邃意境之作、富于艺术特色之作、体现律诗演进之作、历来脍炙人口之作，则取而录之；而凡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缺乏思想的应酬之作、因文造情的应景之作，则舍而汰之。所选之作，格律宽严，酌情而定。由自然转入自觉之初唐，格律从严，以减少偶尔暗合之因素；由定型转入变格之盛唐，格律从宽，以示其体变生新之态势；由流变至分派之中晚唐，格律宽严则因人而异，以突出个人风格之特点。经反复斟酌遴选，最后选录四百一十首，依诗人年代先后为序，诗作先五言后七言，并分别以《全唐诗》顺序编次，且于各诗之后略加注释。注者，指明出典，解说疑难，偏于客观；释者，评述意境，赏析诗艺，偏于主观。古人云：“诗无达诂。”无论是注，抑或是释，皆限于学识，囿于见解，自然不无疏漏与偏颇。所幸读者见仁见智，各有博识，各有会心，自可匡我不逮。

八十年代初，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出版，颇受读者欢迎，屡次重印，印数几近百万，因拟选编《唐人律诗精华》，与之合为姐妹编。八十年代中后期，不才承乏主持人文社古编室工作之时，即有此意向，因约北京大学陈贻焮先生职其事。陈先生治唐诗有年，又深于诗道，能作能评，是合适人选，又与刘先生有姻亲关系（刘为其祖母之堂弟），其当此任，不亦宜乎！陈先生当仁不让，随即应承下来。九十年代初，陈先生身染微恙，为二竖所扰，未克成编。此后搁置多年，及士光管兄主持古编室工作，责

予承接此任,谓不才亦能吟能评,自可胜任。谬承褒奖,即如诵司马相如《大人赋》,果真“飘飘有凌云之气”,竟不自量力,欣然受命。于为他人作嫁之余,着手选录与注释,时断时续,历数寒暑,始告竣工。古人有所谓大学之道,止于至善。倘求此境界,则终无杀青之时,只好就此打住。是亦“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也。刘雅英同志为过录选诗正文,付出辛勤劳动,谨致谢忱。

二十一世纪第一春

于京华清风馆

目 录

前言	1
王 绩	
野望	1
李世民	
帝京篇	2
卢照邻	
陇头水	4
骆宾王	
从军行	5
宪台出紮寒夜有怀	6
在狱咏蝉	7
李 峤	
送李邕	9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	10
杜审言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12
登襄阳城	13
行经岚州	14
苏味道	
正月十五夜	15

王 勃

重别薛华 17

杜少府之任蜀州 18

深湾夜宿 19

杨 炯

从军行 20

梅花落 21

刘希夷

送友人之新丰 22

崔 融

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 23

宋之问

扈从登封途中作 25

江南曲 26

过蛮洞 27

宿清远峡山寺 27

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 28

度大庾岭 29

沈佺期

关山月 30

杂诗 31

夜宿七盘岭 32

题椰子树 33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33

郭 震

塞上 35

贺知章

送人之军	37
陈子昂	
度荆门望楚	39
酬晖上人秋夜独坐山亭有赠	40
送魏大从军	41
春夜别友人	42
张 说	
幽州夜饮	44
过庾信宅	45
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	46
邕湖山寺	47
苏 颋	
边秋薄暮	49
春晚紫微省直寄内	50
张九龄	
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52
望月怀远	53
咏燕	53
李隆基	
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	55
孟浩然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57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58
留别王侍御维	59
宴荣二山池	60
与诸子登岷山	61
晚泊浔阳望庐山	62

游凤林寺西岭	63
过故人庄	64
岁暮归南山	65
舟中晓望	66
自洛之越	67
赴京途中遇雪	68
晓入南山	68
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	69
王 湾	
次北固山下	71
李 颀	
望秦川	73
送魏万之京	74
题璿公山池	75
王昌龄	
胡笳曲	76
寒食即事	77
万岁楼	78
高 适	
醉后赠张九旭	79
送李侍御赴安西	80
夜别韦司士得城字	81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81
王 维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83
酬张少府	84
送丘为落第归江东	84

送刘司直赴安西	85
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86
送梓州李使君	87
过香积寺	88
山居秋暝	89
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	90
终南别业	91
山居即事	92
终南山	92
观猎	93
汉江临泛	94
使至塞上	95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96
早秋山中作	98
秋雨辋川庄作	99
李 白	
塞下曲(六首选二)	101
官中行乐词(八首选三)	102
赠孟浩然	104
广陵赠别	105
渡荆门送别	105
江夏别宋之悌	106
送友人	107
送友人入蜀	108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109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109
过崔八丈水亭	110